

<<译边草>>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译边草>>

13位ISBN编号：9787806563670

10位ISBN编号：7806563679

出版时间：2001-07

出版时间：百家出版社

作者：周克希

页数：15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译边草>>

内容概要

《译边草》收有周克希先生六万字的作品，包括“上篇·译余琐掇”与“下篇·译书故事”。在有些人，这六万字完全可以敷衍为十二万字，甚至十八万字，光在巴黎高师进修、在巴黎生活的两年就可以洋洋万言。而那些灯下苦读苦译的经历，更可以重彩浓抹。然而，周克希先生是如此吝啬笔墨。在《译边草》里，我们读到了翻译界的趣闻、名家的妙语，读到了对经典的评介和关于译文的疑题，读到了翻译与创作的共融互补、语言的丰富与微妙，读到了“学海无涯”的宏阔和“十年出一书”的沧桑。这些，都是以平实散淡的作风、站在美学趣味的立场让我们心领神会的，所以，我以为，说这六万字是字字珠玑，是毫不夸张的。趣味从来就是高级的、节制的、贵族的，趣味如果铺天盖地、洋洋洒洒，那就是滥情与庸俗了。我以为凡喜爱文学与文字的人，都值得去拥有这样一本薄薄的册子。在书桌上、在枕边、在旅行途中虔敬地读一读、随意的读一读，于我们的见识、修养一定大有益处。平实散淡的《译边草》激起的是我们对经典著作、对文学，同时也是对我们的心灵与生命的难得的激情。这或许是谦虚的周克希先生所没有想到的。

<<译边草>>

书籍目录

序：周克希和《译边草》上篇 译余琐掇翻译要靠感觉译者的气质度与“翻译度”译文的尴尬有所失落与“过犹不及”“如实地”与传神色彩与趣味好译文是改出来的查词典这道“坎儿”语法总得注意吧古文修养还是要的一名之立（一）一名之立（二）惹得读者向往要加“催化剂”“你雅虎了吗？”

“透明度”更高的翻译格物与情理绝望的双关“临时抱佛脚”与文体“瓷器活”与专业书下篇 译书故事1 很久以前，在巴黎（《成熟的年龄》）2 没用上的“眉批”（《古老的法兰西》）3 气质攸关（《王家大道》）4 深深的怅惘（《不朽者》）：5 树上美丽的果子（《追忆似水年华女囚》）6 岛名、人名与书名（《基督伯爵》）7 不是“下海”的改行，8 似水耶，逝水耶？（《追忆逝水年华》节本）9 折衷的译法（《三剑客》）1 译应像写（《包法利夫人》）

章节摘录

72 纽约的那个格林威治村，以金斯堡和凯鲁亚克为代表的“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跟它很有些渊源。

它可以说是这个文学流派的发祥地。

前不久，美国一份文学杂志刊载凯鲁亚克未发表过的日记。

评论家Douglas Brinkley为此写了一个引言，里面提到，beat是“至福”一词的缩略（“Beat”——a shorthand term for“beatitude”）。

照这么说来，beat既非过去分词（垮掉），亦非形容词（沮丧的），而是一个缩略词。

那么，Beat Generation是不是“垮掉的一代”，似乎还有商榷的余地呢。

73 董桥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名叫《“神话”的“乐趣”——罗兰·巴塞的著作与思想》。

其实，这位法国作家Roland Barthes的姓名，最后那三个字母都不发音，所以比较接近的读法是朗·帕特。

文中提到“一九五五年，巴塞写一篇文章批评法国小说家洛普克利列（Alain Robbe - Grillet）的小说”。

被批评的这位新小说派作家，姓的读法接近于罗布 - 格里耶，末尾的读法离“克利列”的英文读法相去甚远。

董先生在另一篇文章里提到：“这就等于‘赛因’的‘因’字不必写成‘茵’一样。”

“这条河想必就是巴黎有名的Seine河了。”

没错，照英文的读法，它是赛因河，而且的确不必写成“赛茵”。

但是，法文里它的发音是更接近“塞纳”的。

74 都说法语的读音比英语容易，回为大体上是有规则可循的。

但怕就怕例外，而例外又往往落在地名、人名的读法上。

Marguerite Duras以一本《情人》而风靡一时。

她的姓究竟该译“杜拉”，还是“杜拉斯”？

问身边的法国人，居然也人言言殊，两种读法都有。

王道乾先生当初译成“杜拉”，我猜想可能有两个原回，一是问过法国朋友，二是援引仲马（Dumas）父子姓氏的译法。

直到有机会得到法国名演员德纳芙灌录的一盘小说朗读磁带，清楚地听到她读若“杜拉斯”，心里才有了底。

75 说到大仲马和小仲马，这父子俩的姓氏Dumas，原是该读若“迪马”或“杜马”的（差不多就介于这两个读法之间）。

但仲马已经是约定俗成的译名，不宜改了。

林纾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是第一外国文学名著译本”（施蛰存先生语），不知小仲马这个译名，是否跟林纾先生的福建乡音有关系——把Holmes译作福尔摩斯的，好像也是他老人家吧。

76 陈原先生称赞“香榭丽舍”（法文Champs - Elysees的音译）“这四个字多美呀！”

一幅令人神往的街景：一幢又一幢别致的房屋（榭，舍）散发着一阵一阵香气，美丽极了。

他还说：“至于诗人徐志摩给意大利的文化古城佛罗棱萨写上三个迷人的汉字——翡翠（从当代意大利语Firenze音译），翡翠已绿得可爱，何况还加上一层寒意（冷），那就太吸引人了。”

有道是，“凡不知人名地名声音之谐美者（do not take a special pleasure in the sound of names），不足以言文。”

（见钱钟书先生《谈艺录》）陈原先生可谓知音也。

<<译边草>>

77 有人曾以“空山鸟语”对“危地马拉”，“燕归南浦”对“马来西亚”，再以“凤栖梧”（词牌名）对“马拉松”，“瓜子脸”对“葡萄牙”，属对工巧，谑而不虐。

这里的着眼点，自然是字义而非声音了。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